

这是一部心约之作,而且等了太久……

“写诗的事情,还能算完!”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1973年,张炜组织那年没被推荐上高中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诗歌小组——都是雄心勃勃要写作的人,尽管今天看来很幼稚。从1973年到现在,张炜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。

前年冬天,张炜在山东海边正走着,碰到了一个人,他戴着一顶长长的针织帽,当地人叫它“撸头帽”,就是撸下来只露眼睛和嘴巴头部遮得严严实实的帽子。那人把帽子往上一提,张炜才认出这个人就是少年挚友,是当年7人诗歌小组里的一个成员。“我那个惊喜。再看他的苍老,满脸皱纹,口腔里只有两颗牙齿。我心里难过,他跟我同岁,这时就如同看到了一面镜子。我也是同样苍老:内心的苍老是一样的,谁又能年轻到哪里去。”

少年挚友住张炜,沉吟了一会儿,最后握着手说:“写诗这个事,咱们还能算完!”张炜心里觉得他在批评自己,大概认为他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。“写诗实在是太难了。他可能和很多读者一样,也读了我的散文和小说。我心里想的全是几十年前诗歌小组的情景,紧握他的手说,‘不能算完!’”

之后的日子,张炜脑海中始终晃动着那个没有牙齿的、7个人之一的少年诗歌小组的成员,想着他的叮嘱。

改革的时代记录

抢月

没有局限悬浮于题材之上的臆想与拼凑,赵杨创作的长篇工业题材小说《春风故事》带我们走进这个时代的东北国企改革。

作者从时代人物入手,让文本的呈现,拥有一种直面生活的热血与坚韧:大时代背景下的改革与东北工业的印记如一幅长卷,描摹勾勒出众生百态。

《春风故事》不是一部浮光掠影、“纯属虚构”的小说,它讲述的是,改革大潮中“工业人生”的潮起潮落,是一部贴近时代脉搏的作品。在采访收集素材过程中,作者脚踏实地,从一个个真实的人、真实的行业开始,收集了大量素材,并将其作为创作这部小说的基础。另一方面,《春风故事》弥补了近年来改革题材、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不足的缺憾。

“我要兑现一个愿望,写出这个时代无缝衔接,具有既视感,大视野与大格局”的国企改革故事。这是作者的信心。

的确,客观记录这个时代的变革与个体人物及其精神风貌,正是本书的特色之一。作者通过深入企业,深入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物以及栩栩如生的具象情境,洞察普通大众的情感趋向,带领读者走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时代画卷,以切身的观察,呈现了波澜壮阔的东北国企改革,和置身时代的鲜活人物。

只有一条路

杨庆祥

《五湖四海》第一章结尾是入伍的刘天右告别母亲和乡亲,“突然,天右的身后石破天惊地响起一声唢呐声,这一声吓得突然,天右哆嗦了一下,随之乐器接连响了起来。他们演奏的是《百鸟朝凤》,欢乐,喜庆,也有点悲怆。天右没再回头,他知道父亲不在了,脚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”

刘天右就这样开始了他“五湖四海”的人生之旅。对中国当代文学熟悉的读者,能在这里发现一个被反复重写的主要:农村青年的进城故事。刘天右和《人生》中高加林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期,但刘天右更像是高加林的续篇。因为军人身份,石钟山让刘天右选择了参军进城:文艺兵刘天右的生活语境和经验都是他熟悉的领域。

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刘天右的成长史。第一个阶段是参军并获得肯定;第二个阶段是离开部队创业。跨度从1970年代末延续到1990年代末,这一时段,正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,刘天右的各种命运转折,都与“改革大业”相关:通过小人物刘天右,不但书写了军队改革的历史——以部队文工团为代表的,也书写了一部缩微版的“当代史”。

石钟山善于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去推进叙事,小说里最戏剧性的一幕是刘天右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扎根城市,与他“断绝”了来往,刘天右被成为“孤儿”。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张力,对中国传统范式是一次审判;进城就是唯一的道路吗?或者说,进城所代表的现代化就一定优于留在农村?在这个意义上,刘天右的哥哥刘天左相对悲惨的命运就不仅仅是补充,而是有了独立的结构性意义。

《五湖四海》触及到复杂的社会,石钟山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,但在刘天右的挣扎中,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是如何无意识地作用于每一个卑微的个体,并进而影响着大历史进程的。

2020年疫情来袭。特殊时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态度、品质,能否“践约”。要自我反省,有一次总结,再也不能原地徘徊。这就有了长诗《不践约书》。

“这部诗章虽然命名为《不践约书》,却实在是心约之作,而且等了太久。”在序言中,张炜写道。

二

“我们相约大雪天来河边/带上那双滑冰鞋/穿上紫红色连体套头衫/一瓶烈酒和一排花生/纷纷扬扬,雪下得真大……”

这是《不践约书》的开篇,即将奔赴爱情之约。

“本书的基本架构,可以看成一首诗歌女神诱惑下的恋人之歌,一个挚爱、折磨、疏离、幻觉、悲痛甚至背叛的故事。”张炜说,当然这只是一个层面和一个声音,还有几个层次。

一部部长诗,52节,千余行。这也是文学之约、历史之约、现实之约……有约有信,是生活的基本规则,从做人到其他,都依赖于此。然而,总有不可抗力,导致有些约定是无法执行的。不践约,是这部长诗的核心表达。

人类永远都在相约、失约中徘徊。不能践约,不想践约,无法践约,总之种种。

“人性的不完整性,注定了人生的最终毁灭。”在张炜的理解中,“人不可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与意志,更不能迷于自身的道德。人唯一的出路,就是要从认定自身的无力开

始,‘不践约’的主要原因,除了故意违约,更多的还是其他,是‘身体却柔软了’。”

《不践约书》如同一座漂浮在时光之海上的冰山,水面之下还有一个秘密世界。作者说,那是无法言说的部分,“能够言说的一定不会晦涩,真正的晦涩是另一种实在。诗人以一种极力清晰的、千方百计接近真实的心情去表述,如此形成的晦涩才是自然的、好的”。

于是,在结尾处,他写下:“我的大名叫不济,小名叫悲伤/游荡,变成一个强盗/偷袭那些言而无信的人……原来有人走过了同样一程/他在那里歇息渴饮/原来这条长路永远是一个人/独行者拒绝所有承诺……”

诚如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讲座教授孙康宜所评论,《不践约书》极具震撼力和冲击力,它是一部当代“忏悔录”,诗中所描绘的“不践约”毫不隐藏地揭露了人性的不完美及其悲剧。

三

“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,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,没有什么例外。”也是张炜终生追求的目标。所以,张炜在数十年大体量的小说创作中,也不断在诗歌甚至长诗领域进行探索,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0部诗集和若干长诗作品。

吉狄马加说,比起张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小说家的地位,他更愿意称呼他为“诗人”。“在阅读张炜长篇小说的过程中,里

面很多精致、细微的描写都是诗人独特的感受,实际上这种书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历险,这种诗性的写作手法融入到《不践约书》的创作中。”

海子曾说:“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。”显然长诗不是轻易的,但一定是因为某种必须的诉求或动机。

这部诗章囊括了张炜许多的人生内容和艺术经验。“艺术和人生这两个方面,决定了我不能更早地写出来。虚浮的激情如数去除,才有更深沉更朴实的工作。”张炜所言不虚,“诗还要依赖对生命的悟力、洞察力,特别是仁慈。人上了年纪会更加不存幻想,更加仁慈。我这几十年来一直朝着诗的方向走去,这种意境和热情把我全部笼罩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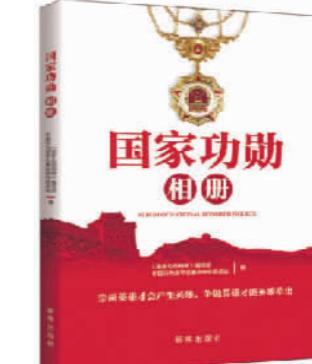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张炜一生创作的结晶。”一生受到诗歌哺育的他“会永远感激诗歌对他的馈赠。”评论家王家新认为,这部长诗会给当代诗歌带来新鲜有力的刺激。这是一次令人惊艳的绽放。

“52首诗,组成了穿越历史和现实的长诗,也构成了52节的旷野呼喊,这呼喊如此落落寡欢,又是如此坚定不移。”诗人庞余亮谈及这部长诗时说,如此的平常又如此珍贵,很多不践约的故事结束了,很多不践约的故事又开始了,就这样循环往复。

在4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,张炜当着众人的面,再次重复了那位老诗友的话:“写诗的事情,还不能算完!”

G 新书榜单

功勋永驻·山河无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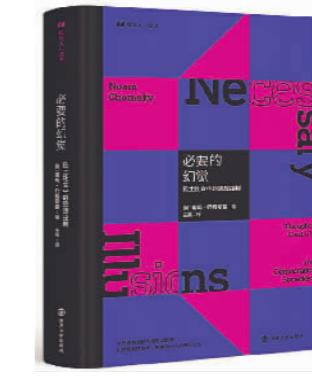
《国家功勋相册》
本书编写组著
新华出版社

本书以极具典型性的精彩故事和240余幅珍贵照片相结合的形式,呈现了40位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精彩片段。全书语言凝练、图片珍稀,多方位、立体化地展现了功勋模范人物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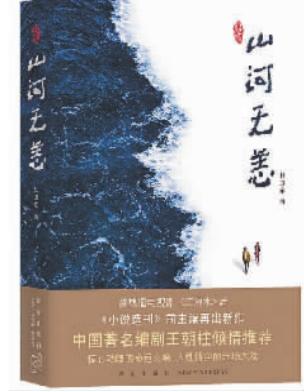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帝国斜阳》
郭立场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乾隆置身清王朝的顶峰,却也导致吏治败坏,积弊难以扭转。本书以清朝最后7个皇帝为主轴,回到具体的歷史语境探寻事件背后的必然逻辑,以细节再现历史的变迁,从而为辨识清朝中后期虽然帝王勤勉却走向灭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



《必要的幻觉》
[美] 诺姆·乔姆斯基 著
王燕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《山河无恙》
杜卫东著 新星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山河无恙》不仅呈献给了读者一个好看的故事,还在步步惊心的文学叙述中,彰显了青桥等年轻一代在历史与现实、中国与世界的时空交汇点上,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时代担当。作者杜卫东为现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

百年乡村密码

张燕峰

《有生》,这部胡学文55万字的巨作,以史诗般的笔触,叙写了中国乡村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,以及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。

百岁老人祖奶奶生于清末,历经战乱匪患、亲人离散,又遭遇贫穷饥饿之苦,但坚毅、豁达、宽容的她,在每一次磨难之后,都振作精神奔行于生命旅程。

接生婆祖奶奶是宋庄人的祖奶奶,也是所有人的祖奶奶。她生了1.2万多个婴儿。这些婴儿的父母,有老实木本的庄户人,有为作恶的土匪,也有盘踞在张北城里的日本人。

每个婴儿都有出生的权利,接生是行善积德。这是祖奶奶秉持的信念。她给无数家庭带来生命的欢欣和喜悦,但自己却命运多舛。接生于她而言,是庄严神圣的奔赴,也是一次又一次温暖的疗愈和救赎:渡人渡己。

以祖奶奶为中心,以宋庄为原点,呈放射状,作品塑造了众多人物,时间跨度长达百年。在百年历程中,在那片广阔贫瘠土地上的人们,执着坚韧,一代代宋庄人欣然接受生,也从容面对死,以及一切离乱困厄,在生命的轮回中,默默繁衍生息,绵延不绝。

百年之后,宋庄的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手中。罗包、喜鹊、麦香、北风,在时代大潮中迅速成长起来。面对情感危机和心灵困境,他们向祖奶奶倾诉各自的困惑、欲望和烦恼,希望得到祖奶奶的指点。罗包的懦弱,喜鹊的泼辣,麦香的刁蛮,如花的执着,毛根的倔强,以及北风的焦灼……这些人物和他们呈伞状的故事,覆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。

从以祖奶奶为代表的宋庄人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一滴水折射出的太阳光辉。《有生》以文学的形式,生动呈现了一幅中国乡村的长卷,也释译了百年中国乡村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:苦难不能吞噬生命意志,再多的眼泪也不会窒息心灵。

《新疆是个好地方》在京发布

本报讯(记者 陶稳)4月23日,“一带一路”大型系列丛书《新疆是个好地方》在北京发布。该套丛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,共38册,收录了新疆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等,以纪实文学形式,多视角展现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、繁荣发展历程。

该系列丛书旨在讲述,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经历的风风雨雨及其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,描绘新疆各族人民共建美好家园的奋斗姿态和精神状态,彰显新疆各民族大团结、经济大发展的新气象。丛书还融合了新疆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元素,以文学艺术为载体,体现文艺创作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的时代力量。

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,坚持文化润疆导向,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弘扬正能量,是贯穿丛书始终的宗旨。整套丛书视角独特、内容丰富详实,既给爱好阅读者提供了优质精神食粮,也能帮助国内外读者更全面而深入地走进新疆、品读新疆、了解新疆。



图书零售市场一季度实现正增长

网店渠道整体继续呈现正增长,增速较去年有所回升。疫情加速了读者购物向线上转移,加之2020年直播带货蓬勃发展,众多出版社竞相加入直播行列,这些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今年网店渠道的发展。同时,去年疫情影响下的物流无法第一时间恢复,导致依赖第三方物流的网店平台出现销售下降,

也是今年一季度网店渠道同比增速加快的原因之一。

另据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“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”数据,2020年,全国共出版图书101亿册,预计人均图书拥有量(一年内全国平均每人能拥有的当年出版图书册数)7.24册。

图为北京某连锁书店一家实体店世界读书日前夕的店内实景。

(图文 欧阳)

G 高谈阔论

安静的世界读书日

冷荞麦

先重弹一下老调: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,其全称是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,又称为“世界图书日”。

除了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,有些冷清外,往常年份到了这个时段,各地都很热闹,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小城镇,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,人们都能感触到各种相关阅读的事项,比如读书活动的预告和安排,以及网上的图书推荐,还有实体书店和商业相关签售、诵读等,活动,特别是在街面上,也能够看到招贴的推广文字。

坦率而言,已经习惯安静的我,对诸如此类的各种事项多年来都不太当回事儿。原因很简单,作为个体来说,我更倾向于阅读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,读书没必要选择某日、某个时段,一个人要是心怀这样的态度,感觉不太容易掉进“孤寂”的坑里。至于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诱惑,或者是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列举,我反倒觉得更近于言过其实的陈词滥调。

虽然如此,但说到阅读的“提醒”,就拿“读书日”来说吧,尽管自己表面上不太在意,但在内心里,对一年一度响鼓重锤般的招呼还是有所期待,一想到也许那些站在“阅读”门口的人——不仅是新长成的后生,

被猛然一声呼唤,就会有人进门探寻一番的,然后就有人留下来,加入读书人喜闻乐道的世界。

应该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期许,面对我所在的城市日渐贴近读书日,却一直还是安静的模样,自己反而有些躁动起来。

先是出门在街上瞄一瞄、看一看,户外的路牌和街边的广告宣传标识没什么变化。然后又转悠了几家实体书店,看见店内景致依然安静如常,末了还在一家书店内特意问了一位王姓的职业女士:马上就是读书日了,你们店里有安排吗?回答是应该没有。

再后来,我没忍住在移动网络上询问了一位“阅读联盟”的朋友:“你们今年也没动静吗?”这位活跃组织的骨干回答说:“我们今年也没安排活动。”就这样,“世界读书日”就过去了。

失落吗?读书日过去后的周末我问自己。想一想,客观说,意外有一点,但失落还真是没有。回顾这些年来读书日,对于流行广泛的功利阅读教唆,比如读书者学识广、会聊能说,再有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的“神采”,气质高大上云云,或者随着见识的储存增加,还能胸襟开阔之类。

遗憾的是,本人不太认同这样的布道,至少我——虽然自诩现实生活身边尽是读书人——没见过比早先北京出租车司机能说会道的“读书人”。在我的观念里,世俗的气质

以及能说会道,和阅读多寡没有必然关联,反而是更多的和道听途说有直接关系,如果一定要拿读书人说话,实际上和阅读多寡也关系不大,而是和您读什么书有关。

更有阅读意义在于经世致用,比如强大自己然后经略人类福祉,在于明心见性,来一个胸有成竹、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摆拍姿态,或者是让原有的近视眼变成火眼金睛,等等,这些一般化的说辞,宏大得我觉得可以嗤之以鼻……

想到这些难免的鼓噪喧嚣,来一个安静的“读书日”未必不可以。

当然,阅读本身,怎么强调都不为过,一年来一把黄钟大吕的声响,窃以为还是必要的。至于其他的,比如音色嘹亮的集体诵读活动,窃以为少一点也不必在意;张嘴大声朗读固然不错,但那多半属于尚在阅读领域初始阶段的儿童群体。作为成年人,在公共场景大声诵读、声响热闹的活动,当比如您,或者是别人大声朗读的声音,很可能会影响您的思考或者让您自己,也让别人无法安静下来思考。

其实,从本质上来说,读书的模样本来就是安静的,静心安坐的阅读景观也更美妙。所以,安静闲逸的读书日也可以很惬意——只要您加入阅读的集合体,这并不会影响你,甚至会促进你通过心静的阅读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